

业余爱好大升级

赵毅衡

特殊爱好,实在是毫无道理,却又至关重要。让人感到生活充实,此生值得骄傲;“特殊爱好”也是吹嘘大资本;做远非他人都能做到的事,鹤立鸡群。

几年前,有一个奇怪的案子。没有吸引中国人注意,在欧洲却抢了报纸头版标题。12个英国人,两个荷兰人,分坐两辆小巴,在希腊南部一个北约军用机场附近被捕。罪名是间谍;他们用望远镜观察军用飞机,笔记下对机场及飞机的“印象”。

一次抓住14个偷窃军事机密的情报!此事情马上引起轰动。报纸记者马上打听出来,这是一个名叫“着陆”(Touchdown)的旅行社组织的“主题旅游”。该旅行社经营多年,专门为“看军机度假”的旅客服务。一周可以看到18个机场,650英镑(1万人民币)全包旅行。老板夫妇带队,一道被捕,被当作间谍集团头目。

希腊和英国同为欧盟成员,但是英方怎么解释,希腊警方都不能理解:哪有如此无聊的人,到希腊不看古迹看飞机?关了整整5个月后,法庭判处1~3年徒刑。但是可以交下大额押金,回英国准备上诉。到2003年3月,这些人都回到希腊,二审法庭宣布无罪开释。但是官司费用,经济损失,当然无人赔偿。

这是无聊“爱好”惹上麻烦的特例。军机照片,网上应有尽有,航空表演,也是到处举行。这些人的爱好特殊:就是想看军机实地起降。

某些爱好可带功利目的(例如收集古董),或文化价值(例如收集邮票钱币甲虫蝴蝶),作为爱好,就不够纯;收集火花,烟壳,戏单,商标,像章,糖纸,汤勺,模型,旧唱片,连环画,球星签名照片,这些都不出人意外,随大流而已。

有人专门收集飞机上的呕吐袋子,有现代意识,别出心裁。

有个法国人,爱好装扮成铁路巡警到车上查票,以训斥逃票者为乐。此事只是对他自己的心理健康有好处。

有个瑞士人,专门在全世界寻访空难地点。这个很难,因为大部分飞机坠落在深山老林。不管是出于同情心还是虐待狂,特殊爱好不必有理由。

有个美国人,收集印有他名字的有效信用卡。他申请了1500个公司,只有三个公司没有给,所以此人手执1497张可以使用的信用卡,不为结账,只为“好玩”。

互联网时代,各种各样怪僻,大量照片上网,蔚为大观。有的人喜欢用各种材料,巧克力加面粉,把自己做成外星怪物,拍成照片;有人喜欢装伤员,在身体各种部位上石膏。

特殊爱好不是“行为艺术”。行为艺术再出格,也不是爱好,而是严肃的追求,体现美或丑的崇高价值。

特殊爱好必须是纯粹的消费时间金钱,除了自我欣赏,自我得意,不需要,也不能有任何目的。有个英国人喜欢把自己套在封闭的塑料袋里,享受氧气逐渐用完的“窒息快感”。各种变态,也不是特殊爱好。例如有个男人买了上千件女服,不断易妆拍照。这些人只要不作表演,就只是个人爱好。

有人用手指转钢笔,转盘子。沈阳有个人常常连续四个小时津津有味地用手指转篮球,弄得老婆要离婚。最后这人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,才保住婚姻。这个目的是老婆原谅的,可以原谅。

或许上帝也有特殊爱好,才制造出世界各国那么多的怪人,频出奇招,在共同的浑浑噩噩中,装进一点个性。

沈从文先生写过一篇散文叫《云南的云》,文中写到了云南的云,北京的云,湖南和河南的云,各具特色,妙趣横生。在他的笔下,这些内地的云,轻飘,舒缓,温情,即是要下暴雨的黑云,它的底色仍是亮光的。沈从文先生可能没有到过青海的玛多,所以没有写到玛多的云,假如先生去了玛多,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来写那里的云的。数年前我去过那里,那里的云至今还在我的眼前飘,让人久久难以忘记。玛多以西的云与中国内地的云不同,它猛烈,雄浑,神秘,带有野气。我最初看时,内心被震撼,继而思索和疼痛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而疼痛,它是否触到了我生命中的隐秘?

玛多以西的云,压得很低,很低,像是有着金属的重量,它的黑不可挽救,墨汁般浓得化不开,而底色却没有亮光,仍是深渊般的灰。它们不像内地的云琐碎,那里没有碎云,大都是整块整块,成片成片,且有足够的厚度,有时一块云竟遮了半个天空。这些云不是在飘,不是在走,而是跑,脚步沉重地跑,运行的速度极快。像带着愤怒和怨气,不说一句话,只是沉默地跑,跑向我们无法知道的远方。这是傍晚,落日全然遮蔽,整个天空看不出任何的色彩,只有灰和黑,天地间只有浓重的灰和黑。云团经过我头顶时,我明显

感到了一种重力和挤压。那些云似乎在向大地丢些什么,放些什么,用猛烈的笨重的方式,只是我的眼睛看不到。风很大,吹得人站不稳,直打趔趄,由于荒漠过于空旷,我无法搞清楚风的方向,它们好像没有方向感,一会儿东边刮来,一会儿西边刮来。大地上,该刮走的事物都被风刮走了,留下的东西都是沉重的,为了不被风刮走,它们紧紧抓着大地,岩石,或各种依附物。那些碎小的石块都躲在低洼处,与沙土板结在一起,像是被胶粘了似的,只有大些的石头,才敢偶尔抬起头来。时值六月,没有一棵树敢在这里生长,没有一只鸟敢在这里的天空飞翔。听说只有到了七八月份,地上才敢有细小的草,匆匆地绿一下,探头便又缩了回去。这里没有村庄,没有公路,海拔在4500米以上,氧气少,乃生命之禁区。我看到偶有三两座干打垒房屋,挤在一起,紧紧地抓着地面,把身子压得很低。这种房屋,你在墙上看不到砖,在屋顶上找不到瓦,它们全是用黄土砌成,没有任何装饰,与大地保持着一致的色泽——土黄色。它们是那般的谦卑,无助,却坚定着。像一个经历了磨难的老人,满脸的沧桑和睡意。然而,在这片土地上,它却代表了另一种意志:生命。干打垒以人的意识和形式,把人的生命张扬。在苍凉的远处,有立在高坡上的大舞台,那里五颜六

色的经幡是这片土地唯一的色彩。它们被风吹得呼呼地响,像是一种紧急,像是谁在那里焦急地要告诉我们什么?更多的是经石,每一个去天葬台的人都要带一块经石。而每一块经石,都经历过人手的温度和心灵的虔诚,这种人的气息和温度已经浸入到石头的内部,风是刮不走的。经石越堆越高,已经触到了云层。

奔跑的云层下,我看到有一个黑点在移动,缓慢地移动。她是那样的细小,像一个影子,一阵狂风就能把她刮走,然而,她又像一颗钉子那样坚定。她的背上背着一大桶的水,这些从远处水源取来的水,在她的背上轻轻地晃动,闪着幽光。她水桶压得弯下腰,头向前伸着,几乎要触到地面。这是一位藏族老妈妈,头发花白,石头般平静的脸,像雕刻,偶尔转动的眼睛夜一般的暗,深邃。她与荒漠,浓云,狂风,飞沙,天葬台,干打垒既是相对的,独立的,又是相互关联的,它们共同组成了高原上一种奇特的景观。有时老人可能会变成一块石头,一片愤怒的云,或是一阵刮过的风。但更多的时候她是她自己,她是荒原柔软的部分,荒原因为她才有了些许的人性之光。

在天葬台与干打垒之间,一个黑点在移动,温暖着我寒冷的意识和心灵。



刺刀与蜻蜓(摄影)艾万特罗

馒头和包子

聂鑫森

馒头和包子,是我国的传统面点,无人不知。在现代生活中,与油条、大饼等物,充当我们的常用早点,功莫大焉。

《三国志》载:“诸葛亮平蛮回至泸水,风浪横起兵不能渡,回报亮。亮问,孟获曰:‘泸水源神为祸,国人用七七四十九颗人头,并黑牛白羊祭之,自然浪平静,境内丰熟。’亮曰:‘我今班师,安可妄杀?吾自有见。’遂命行厨宰牛马和面为剂,塑成假人头,眉目皆具,内以牛羊肉代之,为言‘馒头’奠泸水,岸上孔明祭之。祭罢,云收雾散,波浪平息,军获渡焉。”

明人郎瑛对“馒头”一语,则有另解:“馒头本名蛮头,蛮地以人头祭神,诸葛亮征孟获,命以面包肉为人头代祭,谓之‘蛮头’,今讹而为馒头也”(《七修类稿》)。

唐人赵确说法又不同:“馒头本是蜀饌,世传以为诸葛亮征南时以肉内像人头而为之。”(《因话录》)。他认为馒头在孔明征南之前,早已是蜀人的一种面点。

总之馒头在三国时已有了,以后为人祭享、宴享时所用。特点是个头大,以肉为馅。

晋以后,古人常把馒头称作“饼”,“以面蒸而食者曰‘蒸饼’,又曰‘笼饼’,即今馒头”(《名义考》);“馒头,饼也”(《集韵》)。

到了唐代,馒头形制变小,称之为“玉柱”“灌浆”。“玉柱、灌浆,皆馒头之别称也”(《汇苑详注》)。

宋代又把馒头称作“包子”,因是以面包馅,故云。“仁宗诞日,赐群臣包子”(《燕翼诒谋录》),包子后注解为“即馒头别名”。这时候的包子馅,有肉类、菜类、酱类诸种。当然,也有无馅的馒头。

直到清代,馒头和包子才有了比较明确的分野。北方人称之为馒头,有馅者为包子;而南方则称有馅者为馒头,无馅者有时称为大包子。但在我的出生地湘潭,则将馅者称为包子,无馅者谓之馒头。清人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对扬州的小馒头赞不绝口:“作馒头如胡桃大,就蒸食之。每箸可夹一双。扬州物也。扬州发酵最佳。”

馒头和包子,到了今天,特征渐趋于统一,即以无馅和有馅来区分。此中南北皆有名品,如长沙德园里的大肉包、苏州的小汤包、北京的花馒头,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。

《被重置的人生》

刘文莉

这是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,男孩阿布是一个寻常百姓家的孩子,2009年他不幸患上了治愈率较低的急性淋巴细胞混合型白血病。高昂的治疗费用给这个普通家庭带来的灾难是毁灭性的,他也担心最后会落得人财两失的结果,所以放弃了骨髓移植。在治疗的过程中,看着为自己奔波、煎熬的父母,面对着他们悲伤无助的泪水和强颜欢笑的鼓励,有多少次阿布天真地以为如果没有自己的拖累,他们会活得更好……

在回忆录中,阿布用乐观、诙谐的文字记录下了自己求医的经历和对人生的思考。面对病魔的坚强,不想拖累亲人的善良,对有尊严生活的执着和面对死亡的豁达,使得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为之动容、落泪。阿布也因此成了贴吧中无数患者和家属的精神支柱,更启发了大家对生活、生命的反思,不再彷徨、蹉跎。

老气,但他颇有远见,我雪发满头时披着也会相宜的。虽然价钱不贵,但很为我珍贵,日常在家读书写作时经常披着。

刚过去的教师节,我在所教的两个班收到了两条披肩,一条浅草绿,一条白底小蓝花。同学们起立,一张张笑脸像葵花般灿烂,对我齐声念着节日的祝福。送上礼物后他们要我当场就抖开披上,然后一起拍掌称赞,真好看,真好看!就这样披着吧!

就这样披着吧!蓝布裙,大披肩。虽然天还有点热,我身上冒出了细汗,但仍坚持披着它上完课,再披着一扭一扭回宿舍,学生们在叫嚷着拦杆看。

除了披肩,同时收到一叠花花绿绿的卡片,上面写着各种笔体的祝福语,告诉我,他们爱我,他们为这师生的有缘相伴而快乐。我许诺,会在年老的时候,披着他们送的披肩,坐在窗前,读这些亲爱的卡片。

虽然这棉丝的披肩并不贵重,但我珍惜节日到来时候,他们每人3毛钱积攒起来的情谊,就像150个人每人掏出一根火柴,共同送给我一束美丽的焰火。这两条披肩,颜色淡雅美丽,凝结着他们的审美与心意。我会好好珍爱,并且努力实现他们诚挚的祝愿:永远年轻美丽。

秋天的时候,很想去远方走一走,到河边看看,到满枝黄叶的树下下站一站,或者在暮山前,望望归鸟和浮动的烟岚。为此,我在网上找到了一款棉质的长披肩,长条形,厚实压风,秋叶一样的赭石红色,面子上毛拉拉地浮着丝缕和线头,有波希米亚的流浪气质,我喜欢。我想在秋风起时披上它行走,拥裹在双肩上给我温暖,呵护,让它飘坠着的冷艳沉郁诉说我的盼望和拒绝。

披肩

浅蓝

取出一条浅紫色羊毛披肩,小心给妻子披于肩上。她回首对我说,这是儿媳妇买的。然后挎上丈夫的胳膊施施然下车去看海。

这一幕给我留印象很深。觉得那紫色披肩真美,她苗条的背影真美。从此,我就想有一条披肩。

弟弟去大连旅游时,给我捎过一条丝绸披肩。深红与深蓝交织的大花,虽是俗了点,只因千里迢迢带回的情谊,我至今仍收藏着。我俩年龄相差不大。刚一岁多点,我突然没奶吃了,饿得瘦伶伶的直哭,原来是因为母亲的肚腹有了他的。后来每到晚上,母亲揽着他咕咕咚咚吃奶,另一头和外婆睡的我,心里急得发痒却不肯说,只是在被窝里扭来扭去,蹬被子,使性子。母亲说让我吃两口儿,我却又装刚强不肯。

好像对从小抢我奶吃天生有歉意,我这当姐姐的,这些年,处处倒总是被他关爱。现在我保存着的他的礼物,除了披肩,还有毛衣,平安玉扣,钢笔,手套等。

最实用的是老公送我的披肩。几年前他出门旅游时捎的。大方巾,四缘吊穗子,颜色是黑底洒咖啡色花,点缀着银线。对折一下肩上一披,沉沉的舒服又大方,这冷色调挺合我肤色,颜色虽然较

连载

一定要得到最多的樱花

在全家人的共同努力下,安本一家人的生活渐渐地好转,达到了当时日本的中层水平。然而他们的社会地位却没有得到任何提升。为了活得更尊严,也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不受歧视的成长环境,安本一家离开鸟栖,搬到了北九州市。

此时正义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代,于是进入了当地一所很有名气的学校——引野小学。

作为移民日本的第三代韩国人,正义从一出生就受着日本文化的熏染,日本话说得很是地道,又因为用着日本姓氏,如果不主动说出来的话,几乎没有有人知道他是韩国人——就连老师们也不知道。这样一来,引野小学的同学们当然不会再歧视他了。相反,他还赢得了同学的欢迎,以至于大家都亲热地称呼他“正义”或者“安同学”。

整个小学期间,正义经常和同学们一起上学放学,一起在业余时间爬山、游泳、打球。最让同学们佩服的是,尽管几乎从不带着书包回家,正义的成绩却总是名列前茅。

不过,正义并不是刚一入学就那么优秀的。

变化发生在二年级的时候。那时刚升入二年级后不久,正义无意间发现教室后面的墙上贴着一张表格,表格里列着班里同学的名字,有些名字后面贴着一朵朵粉红色的纸樱花。这是怎么回事?正义很好奇。老师告诉他,每有同学在一门课程中得到“优”的成绩,就可以在他的名字后面贴一朵樱花。

看着很多一起玩耍的伙伴都得到了樱花,而写有“安本正义”的横栏里却一朵也没有,正义忽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愧。这时他的成绩并不突出。应该说,这全是他父亲三宪那奇怪的教子理念所带来的结果。

因为出身贫苦,三宪没有受过多少文化教育,只凭着精明的头脑经商成功,过上了体面的生活,这种经历让他很难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,因此他几乎从不督促正义学习。有了这样一位对孩子近乎溺爱的“慈父”,再加上自己本来就不爱学习而是喜欢画画,可想而知,正义就算再聪明也

很难混出好成绩。

谁都没想到,一朵纸樱花竟激发了正义的学习热情,正所谓“耻耻而后勇”。正义看着墙上的表格下定了决心:“一定要得到最多的樱花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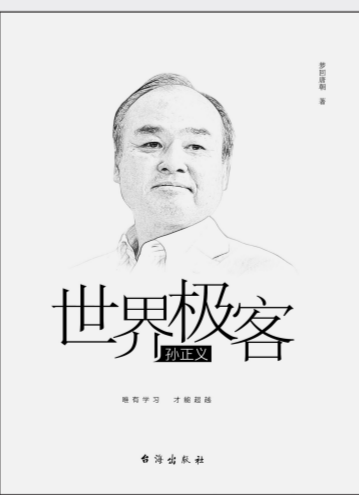
就从那时起,正义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。游戏的同龄人中再也找不到正义的身影了,每当有人问起“安本同学在哪里”时,大家就会发现正义趴在课桌上埋头看书。家人决定出去旅行,一向活泼好动的正义也不参加了,而是留在家拼命地学习。

正义的变化让一位亲戚很是惊讶:“这孩子是怎么啦?”

父亲三宪则担心地说:“学习要适可而止啊,这样拼命的话会把人学傻的!”

正义却对亲人们表示出来的担忧充耳不闻,让名字后面贴满樱花的狂热念头已经占据了头脑。“绝对不能比别人差!而且还要做到最好,要做第一!”

最终,当二年级结束时,正义如愿以偿,不但得到了最多的樱花,还获得了年级第一的好成绩。从此之后正义学习上才不



世界极客

就能得到!”

最后,他由此更加坚定了“自己不是一般人”的想法。为什么正义会认为自己不是一般人?问题还要归在“教子有方”的三宪身上。

三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,无论孩子做了什么,他都会大加鼓励。和很多小孩一样,正义自小就很喜欢画画,曾梦想当一名只为自己作画的“穷画家”。不过,有时候喜欢并不意味着有天赋。通常来说,孩子们画画大多只是出于一种自我表达的本能,毕竟这时他们还没有充分掌握语言表达的能力。疼爱孩子的三宪当然不会考虑那么多,只管为正义买来了画笔和画布。

这回正义可有得玩了,整天在画布上涂涂抹抹。也许他确实有些天分,竟然画得有模有样。有一天,见到正义作画的三宪突然大吃一惊:“哇,画得太棒了!你真是天才!”

正义得到父亲夸奖,开心地笑了。“全日本第一的天才啊!”纯粹为了让孩子高兴,三宪继续夸

奖着。事实上,三宪从不吝惜对孩子的褒奖之辞,有时甚至有点“不分青红皂白”的意思,比如正义刚会数“123”的时候,他就惊喜地大叫:“哎呀,我的儿子是个天才呀!”

尽管很有些“溺爱”的意思,三宪的这种教育方式在今天看来恰是科学的,因为只有不过分约束才更容易培养出有独立思考的孩子。当然,很多家长都会把孩子有独立的思想看成“任性”的表现。正义无疑是一个“任性”的孩子。他经常就一些日常现象和父亲讨论,觉得父亲“说得不对”时就开始顶嘴。三宪被逼无奈,只好用父亲的身份来压他:“小孩子不可以跟长辈顶嘴!”

“我知道啊!”正义迫在父亲身后说,“可是爸爸有时还会跟奶奶顶嘴呢,不是吗?”

三宪哭笑不得。然而他也知道正义的想法是对的,只是不合乎所谓的“规矩”而已。天才总是不会墨守成规的。

就这样,正义自小便在了父亲“奇葩”的再教育下给自己贴上了“天才”的标签。不过自家贴的标